



交流站

欢迎针对新闻时事、社会现象和周边事务抒发己见。来稿宜精简，须附中英文姓名、地址和电话，发送至zbyanlun@sph.com.sg。本报保留删节、修改、存档、无偿转售或重复使用的权利。

站长的话

2019冠状病毒疾病来袭，政府实施病毒阻断措施，非必要行业必须暂时停业，或者让职工在家上班。所有学校也改为网络学习。一时间，多数家庭老少都待在家里，家长除了要上班，还得督促孩子学习，更要自备三餐，这让不少家长感叹“压力山大”。

早在阻断措施实施前，就有不少家长发现家里电脑、打印机等不够，必须赶在阻断措施实施前添购。由于多数人平时家里共用电脑，如今每个孩子需要一台电脑上课，还需要打印机打印作业，因此意外促进了电脑及周边产品销售。

家长如果平时督促有功，孩子懂得自律，现在这段时期他们较能自动自发学习，否则家长就得多费心力了。由于补习中心也停业，今年要参加会考的孩子须更加自加努力，家长则须更关注孩子的学习进度，确保他们不会变得懒散。

《联合早报》日前报道，阻断措施延长到6月1日，年中学校假期提前从5月5日开始，确实让部分家长暂时松了一口气。不过，家长不一定真的能放松，因为孩子不能出门，得帮他们安排居家活动。那些要参加会考的，应该善用放假时间跟上学习进度。

在这非常时期，也许对学生和教师的要求可适时适当地放松一些，更应设法对缺乏能力陪伴孩子学习的家长提供支援。在班级上面对面教学和远程学习，效果肯定是有差别的，坚持原有的KPI（关键绩效指标）不太现实，更可能增添许多家庭原本就难以承受的压力，这个现象值得关注。

“我快要疯了！”

陈楚芬

日前我们几个老师在部门会议上分享网络教学的点点滴滴。一个同事说，他在网络教学中要孩子拿出小白板写字，写完字后高举白板给老师看，其中一个白板竟然以英文写着“我快要疯了！”老师查问之下，才知道原来是家长写的。

是的，居家学习的确是大家的压力。日前李显龙总理宣布阻断措施期延长的那一刻，教师脑海里马上浮现的是如何计划及准备教材。手机上的讨论和建议源源不断，一直到晚上教育部长宣布提早放假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

居家学习之前，教师日以继夜，马不停蹄地准备教材，深怕教学进度跟不上，深怕科技能力不及，所幸同事都愿意无私地分享心得，四面八方而来的援手，给教师很大的

鼓励。

居家期间，教师更是忙上加忙，除了要确保所挂上的教材顺利，还要确保学生都上网学习。电话沟通是不能少的必要工作，电话打通了，未必接听；家长接听了，未必就能确保孩子上网学习。还好过了几天后，家长孩子都能配合，教师也真的看到学习效果，这是教学苦日子中的最大安慰。

家长说自己快要疯了，那是因为他们一整天对着自己的一两个孩子，受不了了。我们的教师都是铁打的，平时每天对着全班三四十个学生，而且不止一班；现在处于居家学习期间，忙着网上教学、班级会议、部门会议、级别会议、小组讨论、跟进修改教材、学习新的科技教学法等等，还要照顾自己家中老少，都还没疯呢！

各位老师们，加油！

幼教界的抗疫小螺丝

邓晓燕

从2020年农历新年至今，堪称非比寻常的“新冠年”，2019冠状病毒让全球闻之色变，人人都希望它早日结束。

最早发生在幼儿园的冠病病例，是新意元幼源幼儿园的职员。之后是凤山的学前教育中心发生18起病例。我开始害怕了，所有幼儿园教职员和家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。到目前为止，学前教育有40名确诊者，包括儿童、教职员及他们的家人，其中小孩八人、成人32人。

我是幼儿园教师，在阻断措施期间，每天继续往返幼儿园和家里，义无反顾地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。有很多家长问我：老师你怕吗？说真的，我当然怕。我也是为人子女、为人父母，我怕把病毒传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，我怕自己抵抗力不好，我怕病毒传上自己，我怕自己倒下，我更害怕病毒传播给全校师生，届时无一幸免。

在抗疫工作上，我们一直遵照政府的指示，从不退缩。然而，社会似乎没什么人关心我们和体谅我们的难处。在疫情期间，我

们继续为幼儿园的孩子付出爱、关怀和照顾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只能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一边。如果我们的孩子出了事，只能无语问苍天。

在疫情阻断期间，我们牢记李显龙总理的话：避免去人多的地方，出门戴口罩，保持1米安全距离，除了上班和采购食物，不出门。勤洗手，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凉，并换洗身上的衣服。

我就是这样教导我班上的学生和我的孩子，反复教导他们勤洗手和戴口罩的方法。虽然我教的学生都只有三岁，但是我相信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，他们已经学会：一、保持安全距离；二、出门戴口罩；三、勤洗手；四、不去人多的地方。

我们常说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，其实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处在这次严峻疫情面前，我相信没有人不受惊吓。身为幼儿园教师，我们不希望有任何遗憾的事发生，单纯为了保护幼儿而不悔地付出所有心力，看着他们能够平安长大，别无他求。

紧急综合医疗保健乃必要服务

谢伟雄

我国从4月7日起实施阻断措施，原定为期一个月，至5月4日结束。为了进一步遏制社区感染，李显龙总理宣布把阻断措施的实行期延长四周，直到6月1日。

卫生部在4月6日公布医疗机构在这段期间的营运详情。门诊复建、物理治疗与足部医疗都被归为“非必要医疗服务”。卫生部指出，“必要服务或程序”指的是，如果不提供这些服务或程序，会造成病况急速恶化，或可能对病患健康和安危造成威胁。

阻断措施已经严重影响病患的健康与生活素质。许多综合医疗保健人员（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）也因此向卫生部及贸工部申诉，希望他们能把紧急综合医疗保健服务也归纳为必要医疗服务。卫生部于4月11日，通过非官方管道，通知物理治疗师，若病患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，就可以提出申请，政府将给予特别考虑：

一、病人没有照料者；

二、病况将在一个月内恶化，届时须往院治疗或导致身体功能的永久性丧失，如渐进性运动神经元疾病（progressive motor neurone disease）。

我们无法理解条件一的必要性。在没有专业训练的情况下，照料者并不具备应对复杂及紧急病况的能力，例如全膝关节置换手术后的护理，及急性下背疼痛的治疗。卫生部在驳回病患申请的过程并不公开透明，目前依然有许多病患无法获得批准，这当中包括在这两个月内进行肩膀、膝盖或脚踝手术的病人。

卫生部建议，物理治疗师尽可能为病人在适合的情况下，运用远距离通信，进行远程看诊。然而，

这提议的成效取决于病人的接受度。在远程看诊失利的前提下，病患应该有上门门诊复建的权利。新加坡物理治疗师缺乏运用远距离通信看诊的经验，新加坡物理治疗协会甚至是在阻断措施实行后的第四天，才发布远程看诊准则。

随着阻断措施的延长，多数病患将长达八周无法接受物理治疗和足部医疗。这可能导致原本已趋向稳定的病情转向恶化。病患的复原情况是综合医疗保健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。卫生部并没有透露，若病人因缺乏专业护理，而身心受影响，谁将担起如此沉重的代价。

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在国际上享有美誉，而卫生部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。我们支持政府对抗冠病毒的措施，但这不该等同于拒绝为我们的病患提供专业治疗。作为一名新加坡人兼物理治疗师，我坚信我们在对抗疫情的同时，也能为有需要的病患带来护理服务。我们受过传染控制的训练，在看诊期间也将穿戴个人防护设备，并严格遵守卫生部所发布的安全措施。

与其设定硬性的批准条件，我们希望卫生部能考虑随机抽查，综合医疗保健人员在阻断措施期间的服务是否符合标准。基于综合医疗保健人员都受过专业训练，我们为病人决定治疗的权利，不该被归为“非必要”医疗服务。

我们理解各个政府部门在这非常时期的局限，但我们也恳请大家对需要物理治疗的病患怀有更多的同理心。我相信多数的综合医疗保健人员，都不认同我们无法为病患提供专业护理的现状。

我们由衷恳请卫生部重新审视目前的政策，并作出人性化的调整。

邹志强

截至4月26日，全球累积2019冠状病毒疾病确诊病例已超过280万起，累积死亡超过19万人。未来发达国家的疫情终将得到控制，但中东、非洲等脆弱国家以及难民群体所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大，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。

一方面，中东是全球难民的主要来源地和集中地之一。据统计，中东地区难民总数高达1200多万人，巴勒斯坦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也门都是主要的难民来源国。其中，约560万叙利亚难民长期滞留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约旦等周边国家；叙利亚国内还有约610万人流离失所。

土耳其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接收国，共接收了超过360万的叙利亚难民以及36万5000个其他国家难民；黎巴嫩和约旦也分别接收了100万左右的叙利亚难民，另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巴勒斯坦难民。此外，伊拉克、也门、利比亚、伊朗等国也有为数不少的外国难民。

另一方面，难民群体在卫生条件和救助方面的脆弱性，使疫情扩散的风险日益增大，恐将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。难民群体的生活用水、卫生设施本就严重不足，在凶猛扩散的疫情面前尤其脆弱，成为易感染群体，救助难度

蔡恩泽

4月21日，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（NYMEX）5月交货的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（WTI）期货，结算价为每桶负37.63美元，这是1983年以来NYMEX原油期货上市以来的最低价格，还创下了首次收于负值的历史纪录，单日价格暴跌每桶55.9美元，跌幅高达近306%。

这意味着，届时卖方要给买方倒贴每桶37.63美元。这似乎不可思议，但在经济学原理的解读下，这完全合乎逻辑。

这让人们想起历史上资本家往海里倾倒牛奶的故事。当牛奶的运输成本大于销售价格时，牛奶资本家无利可图，继续运输就等于是制造巨额亏损，不如中途倒入大海后返航。

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有类似的现象。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年，中国华东地区某县蒜苔价格暴跌，蒜农雇工采摘蒜苔人工成本加上运输成本，远高于自己市场销售收入，无奈之下，蒜农恳请雇工把蒜苔自己运回家抵算工钱，甚至再贴补一点人工钱。因为如果不及时将蒜苔摘掉，就会影响大蒜后期蒜头的生长，无法获得蒜头的经济效益。

目前原油期货出现“负油价”，一点也不奇怪，这是市场孕育的怪胎。

由于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，原油期货价格江河日下，投资者纷纷减持清仓，令石油储存压力加大，买家锐减，石油储存压力倍增。目前储存成本已超过了石油价值本身。

今年第一季，国际原油价格暴跌，布伦特原油

疫情里的中东难民群体

目前，相关中东国家并没有公布难民群体的感染病例，正在密切关注此事的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机构，也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。

也更大。

中东难民所在国形势动荡和医疗卫生水平普遍较低，从发展趋势来看，难以阻止疫情在国内进一步蔓延，也无法避免疫情在难民群体中传播，特别是人口密度大、信息流通不畅的难民营。

土耳其国内医疗卫生水平相对较高，检测能力很强，依然无法有效应对迅猛发展的疫情。黎巴嫩、约旦、叙利亚、利比亚和也门等国的医疗人员、检测设施和技术等更为捉襟见肘，而且黎巴嫩对难民的救助政策不明，降低了难民的主动检测意愿。叙利亚全国被分割为三个不同区域，很多地方难民甚至根本无法有效接触和接受援助，而利比亚、也门内战仍在持续。作为关键的难民过境国，土耳其邻国希腊境内仍滞留数百万名难民，并已出现20多个难民感染病例。

自2月下旬开始，冠病疫情在中东地区快速扩散，伊朗先成为疫情最严重的中东国家。从3月下旬开始，原本似乎

置身事外的土耳其出现爆炸式增长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疫情发展也很快。在中东主要难民接收国中，土耳其的确诊病例从3月15日的18起，激增至4月15日的6万9392起；近期每日新增依然超过4000起，成为新的疫情暴发中心，预计将很快超过伊朗，成为中东地区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。

阿拉伯国家累计确诊达到2万9872起，其中主要难民所在国黎巴嫩累计确诊658起；约旦累计确诊401起；巴勒斯坦累计确诊369起；利比亚累计确诊48起；叙利亚累计确诊33起。相对来说，上述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感染人数处于较低水平，但考虑到当地的动荡形势、卫生条件和检测技术等制约因素，无法排除存在大量无法检测的已感染和无症状感染者的可能性。

在此背景下，中东难民群体的疫情形势却始终不清晰。目前，相关中东国家并没有公布难民群体的感染病例，正在密切关注此事的联合国难民署等国际

机构，也缺乏相关的统计数据。在土耳其境内疫情激增的背景下，鉴于其境内大规模的难民群体，以及分散居住、流动性大的特点，疫情在难民群体中的传播很难避免。

此外，土耳其与叙利亚北部之间人员往来密切，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刚刚经历过战争，边境地区的疫情传播可能无法避免。近期已有10余万之前逃往叙土边境的难民，返回叙利亚伊德利卜。因此，未来叙利亚国内的疫情发展难以预测。

难民问题和疫情扩散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挑战，两者在中东地区的交织可能形成恶性循环，治理难度很大，并带来一系列潜在风险和传导效应。

疫情在难民群体中扩散，将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，并加剧难民所在国的治理压力。黎巴嫩和约旦的难民主要居住在固定的难民营中，并依靠国际社会提供资金和物资援助，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难民分散于国内各地。土耳其则采取分散安置的办法，大量难民流向内地各城市。

难民群体的聚集传播和无序流动，

将对疫情防控形成更大挑战，一旦扩散，救治难度和压力无疑更大。难民营中既无法有效隔离，也缺乏必须的医疗人员和设施，救助难度极大。此外，随着疫情扩散，很多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和排外情绪上升，这不仅让难民群体的处境更加危险，也增加了控制疫情蔓延、稳定社会秩序的难度。

难民群体一向高度依赖国际援助。随着疫情扩散的风险不断增大，国际社会必须做好提供更大规模援助的准备。如果难民所在国疫情进一步发展，特别是在难民营中扩散蔓延，土耳其、黎巴嫩、约旦、叙利亚等国将不得不向外界寻求更多援助，国际社会也将面临新的人道主义援助压力。

当前，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对伊拉克、叙利亚、伊朗等国的难民提供了部分防疫知识、口罩和药品援助，未来还必须和世界卫生组织、国际红十字与新月联合会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相关国际援助机构加强沟通与合作，在世界各国支持下，对中东难民提供急需的卫生防疫用品援助，支持难民所在国全力做好疫情防控，努力避免难民群体的疫情失控。

作者是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

市场恐慌比“负油价”更恐怖

市场恐慌比“负油价”更恐怖。人们不会忘记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华尔街的恐慌。当华尔街的金融大鳄饕餮次贷大餐时，它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厄运正向它们袭来。继2008年春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“卖身”之后，恐慌像魔鬼一样缠着华尔街金融巨头，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。

价格从1月初的每桶68美元，跌到了3月末的每桶23美元。

近期原油价格暴跌，一方面缘于石油输出国组织（OPEC）的执行力低下，成员国各怀心思，表面上支持减产，实际上在开足马力增产，毕竟眼下石油现货价格还没跌破开采成本，因而沙特主导的OPEC+减产协议似纸上自我安慰。另一方面，眼下的原油价格诡异，实际上还是政客无休止地嘴仗引发的。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打嘴仗的积极分子，毕竟石油与美元息息相关，国际石油以美元计价，1.5万亿美元的美元衍生品市场，相当一部分并非来自地下的石油，美国从石油美元中获取大量衍生品附加值。俄罗斯不惧石油价格贬值，毕竟其通过陆上输油管道，有中国这样非常稳定的大客户。

不过，从根本上讲，从深层次来说，此次原油期货惊现“负油价”，还是市场恐慌引发的。

市场恐慌比“负油价”更恐怖。人们不会忘记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华尔街的恐慌。当华尔街的金融大鳄饕餮次贷大餐时，它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厄运正向它们袭来。继2008年春美国五大投行之一的

贝尔斯登“卖身”之后，恐慌像魔鬼一样缠着华尔街金融巨头，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。

负面新闻像旋风一样在华尔街扫荡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于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闭，美林证券成为美国银行盘中餐，美国国际集团（AIG）被美国政府收入囊中。

遗憾的是，当时人们看不到AIG的危机层面仅局限于公司账目，它的子公司在保险业务方面还是十分优良的。退一步而言，即便AIG没有政府的救助，真的走上破产之路，其子公司还能独立运行。但投资者没有耐心等待，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AIG负面新闻的轰炸下，人们对AIG失去市场信心，引发恐慌心理，舍AIG而求其次。美国五大投行贝尔斯登（Bear Stearns）也是被恐慌心理所扼杀。

这个世界，人心和世事一样难料。一小段负面传闻借由恐慌性群体心理的放大，就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“搞垮”一家华尔街叱咤风云的投资银行。资本市场的血腥和残酷，投资者的浮躁与恐惧，一切尽在其中。

不但资本市场容易发生恐慌性事件，就是商业世界也有类似现象。本轮石油价格暴跌，最根本的是投资者对石油市场失去希望，恐慌引发大量投资者退避三舍。

恐慌是市场无形杀手。其实，恐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，恐慌心理会人为地制造紧张空气，放大市场负面效应，堵塞了本可救助的市场通道，从而堕落为市场的无形杀手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石油价格恐慌正向煤炭传递。据券商中国4月22日报道，相对于油价跌到负值，中国国内动力煤年内跌幅不足16%，时隔四年再次击穿每公吨500元人民币大关，创下2016年8月以来新低。

因此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要从危机中看到商机，不能破罐子破摔，特别是要克服恐慌心理，不要失去定力，乱了阵脚。

呼吁国际社会克服恐慌心理，特别是二十国集团（G20）要切实负起最大国际集团齐心协力治理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重任，克服极端利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，在能源上加强合作，共同应对眼前疫情危机和经济危机，化危为机，从经济发展雾霾中看到合作的前景。

在巨大的经济困难面前，越是自保越是孤独脆弱。任何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，只有联合起来，才能抗击原油“负油价”这类十分吊诡的经济现象。

作者是中国财经媒体专栏作家